

数字化赋能下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评价策略

肖婷婷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双减”政策落地与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施, 推动小学低段语文作业全面转向非书面形态, 非书面作业成为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为应对数字化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 梳理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的内涵特征, 设计现状、突出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发现, 当前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存在形式单一固化、内容脱离生活、素养融合不足、数字化融合滞后、评价机制粗放等问题, 根源在于传统作业观念束缚、教师专业能力不足、协同育人机制缺失、评价体系不完善。基于此, 利用数字化赋能小学语文低段非书面作业评价的体系建构, 重点探索数字化赋能下非书面作业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径, 为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提质增效、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目标实现作业育人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小学低段, 语文非书面作业, 作业评价, 数字化赋能

Evaluation Strategies for Non-Written Assignment in Lowe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mpowered by Digitalization

Tingting Xiao

College of Teacher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7, 2026; accepted: July 8,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have driven a comprehensive shift in lower-primary school Chinese homework toward non-written forms, making such assignments a crucial vehicl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hinese literacy. In response to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ra,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to delineat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n-written Chinese homework for lower-primary grades, analyzing its current design status, prominent issue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urrent non-written Chinese homework in lower-primary grades suffers from rigid and singular forms, content detached from real lif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lagging digital integration, and coarse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se issues stem from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raditional homework concepts, inadequate teacher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 lack of collaborative child-rearing mechanisms,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a digital-enabl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non-written Chinese homework in lower-primary grades. It explores pathways for build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framework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aim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ch homework, implement core literacy cultivation goals,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homework.

Keywords

Lower Elementary Grades, Non-Written Chinese Assignments, Assignment Evalu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小学低段(一、二年级)是语文启蒙教育的关键阶段,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夯实语文基础、培育核心素养的黄金时期。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1],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从国家政策层面为小学低年级语文非书面作业的全面推广提供了保障与支撑。随着我国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2]和《“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3]等文件,形成了系统规划、场景落地与协同治理并重的“人工智能+教育”战略部署。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进一步指出,作业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减少机械训练,注重学习体验与素养落地,二者形成联动呼应。

我国对小学低段非书面作业的探索由来已久,2003年教育部提出“小学一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2013年明确提出“非书面作业”概念,后续减负政策持续强化低段作业改革要求。近年来,学界围绕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设计展开研究,聚焦现状调查、策略优化、技术融合等方向,展开研究。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实践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仍存在诸多短板,难以适配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本文系统梳理相关期刊文献,厘清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设计的数字化赋能的现实困境,深入剖析问题成因,构建数字化赋能非书面化作业评价的策略,助力小学低段语文教育回归育人本质,推动作业育人。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数字化赋能

教育数字化赋能的核心路径,是运用信息技术推动教育资源、教学过程、教育管理及教育评价的全方

位数字化转型。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消解传统教育评价的时空壁垒，能够为广大师生提供灵活且高效的评价反馈[4]。数字赋能以数字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根本，一方面依靠数字技术塑造新质教育生产力，另一方面立足教、学、评研业务场景，统筹推进评价改革、资源整合与教学工具升级，逐步构筑起数字教育新生态[5]。基于此笔者认为数字化赋能是运用教育现代化教育技术应用在作业的设计、评价和管理的全过程中，从而实现作业的个性化和因材施教，以此提高提质减负实现作业育人。

2.2. 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

结合学者们的界定，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是指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无需纸笔书写，不以纸笔练习为主要形式的作业方式[6]。其主要类型包括朗读背诵作业、口语交际作业、阅读作业、实践活动作业、跨媒介学习作业等，具有趣味性、生活化、实践性、低负担的特征，契合低段学生具象思维为主、活泼好动的认知特点。因此，笔者认为非书面作业是以符合小学低段认知特点的一系列激发学生思维的认知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

3. 数字化赋能下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设计现状

3.1. 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成为主流

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使教师重新设计作业类型。非书面作业从同质化、缺乏生活化和形式单一化转像向拓展性、研究性和阅读性[7]。从数字应用看从数字技术应用转向数字素养与核心素养的结合，在仅仅是简单地停留在数字赋能非书面作业的技术层面，更多地关注如何用非书面作业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政策沿革来看，我国小学低段作业减负与非书面作业探索历经二十余年。2003年教育部提出一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措施》、2021年“双减”政策持续强化低段无书面作业要求，明确作业时长与形式规范[8]。政策的层层推进，使非书面作业全面取代书面作业，成为小学低段语文课后学习的唯一形态，为数字赋能非书面作业奠定了基础。

3.2. 学界研究聚焦数字化非书面作业评价，探索方向逐步多元

近年来，学界对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评价的研究热度显著提升，研究视角不断拓展。有学者聚焦非书面作业的评价主体，从教师、学生、家长和人机探讨数字化非书面作业的评价体系[9]；探索信息技术与非书面作业的融合实践，提出电子白板、语音录入等应用方式；立足核心素养，构建系统性、生活化的设计原则；有的学者从非书面作业评价与反馈层面，划分过程性评估与过程记录相结合、口头表达与及时反馈相结合、强化元认知追问、同伴互评与公开分享等作业评价类型[10]。现有研究为非书面作业设计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思路，但研究深度与落地性仍需加强。

3.3. 数字化赋能评价实践初步探索

一线教学中，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已广泛开展，朗读、背诵、亲子阅读、简单口语表达等传统形式成为主流，部分教师尝试借助微信、语音打卡等工具开展数字化作业实践。但整体而言，作业设计呈现“形式化、随意化、低质化”特征。大部分教师对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的评价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鲜有教师能理解其背后的底层逻辑，难以真正将数字赋能非书面化作业，实现作业的减负提质与作业育人。

4. 数字赋能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的突出问题

4.1. 非书面作业内容活动化和碎片化，作业内容难以数字化

在小学语文低段教学中，非书面作业多依托课前预习、口语互动、实践活动开展。虽然少数课前预

习内容能够完成电子转换,但非书面作业整体的内容数字化建设仍存在较大不足[11]。作业内容数字化的关键在于完成属性数字化标注,而非简单把非书面作业内容转化为电子档。结合当前实际来看,非书面作业的活动化内容尚未建立丰富的属性标签体系,这就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稳步推进非书面作业由活动化转向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非书面作业内容的活动化,极大地增加了非书面作业内容数字化的难度。在小学低段兴趣化、活动化和游戏化的非书面作业内容更符合该阶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尽管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有许多的线上形式的非书面作业出现,但由于版权的保护和限制无法使用,这使得极大的限制了非书面作业的数字化。

另一方面,非书面作业的碎片化,也增加了非书面作业内容数字化的难度。当前小学低段的非书面作业大多不成系统。因此,需要在非书面作业数字化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作业内容,为进一步评价非书面作业奠定基础。这就需要教师和数字开发者既要了解非书面作业的目标任务、难度、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学生的个性特征等信息,还要标记非书面作业的目标任务的背景、形式特点、与学生的兴趣匹配特征等。

4.2. 作业实施机械化, 作业过程数据不易获取

小学低段非书面作业多依托家庭场景开展,监管工作主要由家长负责。这一客观情况,既对作业落地效果和评价体系造成不利影响,也阻碍了相关数据的全面归集。

第一,非书面作业因实施理念僵化,普遍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受传统教育观念束缚,广大家长对此类作业缺乏科学认知,认可度不高,普遍将其归为无效作业。在辅导非书面作业时形式化,只为将其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对其作业背后的用意和理念全然不顾。而教师在设计非书面作业时,要迫使学习者和辅导者去适应这样的作业。因此,在教师和家长只关注机械实施的过程中,很难将过程数据化。

第二,非书面作业实施手段的机械化,导致非书面作业实施的经验主义。将非书面作业数字化有利于对学情的把握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从而促进非书面作业设计者和辅导者对学生进行更为客观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受经验主义的影响,非书面作业的设计者大多都凭借自身对作业的经验来布置相应的作业。于此同时,非书面作业的辅导者也是依靠自身经验来辅导学生的作业。这就导致非书面作业的设计者很难获取丰富、真实、有效的数据,从而失去记录和有效及时反馈学生学习状态的机会。同时,非书面作业的辅导者只能从抽象的结果中凭借经验来揣测学生的学习过程。

4.3. 作业评价单一化, 学习者画像不够精准

多数教师在布置非书面作业时采用“一刀切”的模式,未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学习能力差异设计分层的非书面作业。有学者也指出,作业缺乏层次性、针对性,导致学困生敷衍应付、学优生“吃不饱”,难以实现因材施教[12]。非书面作业的评价单一化缺乏系统地评价体系,这将导致非书面作业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缺失,进而影响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数字“画像”的精准性。非书面作业实施的数字化转型为非书面作业评价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评价数据的收集方式影响评价的信效度[13]。

非书面作业评价数据收集趋于单一化,难以保障数据真实有效。而学生完成作业时普遍存在较强随意性,进一步降低了评价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加上作业实施模式机械化,教师能够掌握的也只是固化实施下产生的学习结果数据。同时,评价工作主要由教师负责,单一主体的价值判断容易让评价陷入主观化、个人化误区,最终影响评价信度。

非书面作业是落实学生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其评价体系理应围绕学生综合表现开展多元研判。当前评价标准存在单一化问题,大幅降低了评价的完整度;加之小学低段非书面作业呈现活动化、碎片化特征,现有评价标准难以适配实际评价工作,最终构建的学习者画像无法立体、全面、动态地还原学生真实面貌。

5. 数字化赋能下小学低段语文非书面作业设计策略

5.1. 构建共建共享的非书面作业内容开发机制

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需要非书面开发主体投入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需要不同非书面作业内容开发主体结合数字化特点及非书面作业数字化赋能的需求，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非书面作业内容的协同开发。

第一，学校应着力打造非书面作业设计教研共同体，健全校内协同开发机制，提升作业目标与任务的适配水平。同时需转变作业设计思路，摒弃单一依靠教师个体开展设计的模式，充分发挥教研共同体的作用，推行集体研发机制[14]。第二，构建校社、校平台协同开发体系，是拓宽非书面作业内容维度的重要路径。当前学校与第三方机构的作业研发工作相互独立、时空分离，研发逻辑各有侧重：学校聚焦学情，第三方聚焦知识内容。依托数字化赋能可实现跨时空协作。学校主导作业整体设计与数据供给，第三方机构负责多元化作业内容研发，二者各司其职，共同提升非书面作业的综合品质。

5.2. 研发智能的非书面作业实施平台

非书面作业实施数字化赋能的核心是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非书面作业评价提供可靠的数据。学生完成非书面作业的时空独立性与教师精力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工推进作业实施数字化的现实障碍。唯有以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为依托，动态采集师生、作业三者间的互动信息，才能有效归集学生非书面作业的过程化数据。

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化赋能手段，提升非书面作业任务推送的适切性。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对学生学习需求、能力水平、行为习惯、兴趣特长、综合素养进行全程记录与数字化标注，是提升非书面作业适配性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为学习者持续推送个性化、发展性作业，也支持管理者基于数据完成学情诊断分析与预测分析[15]。数字化赋能下的非书面作业不仅要收集学生的非书面结果，还要记录学生的非书面作业过程，从而为教师对学生的非书面作业和学习活动进行更加精准的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5.3. 设计科学的非书面作业评价体系

数字赋能非书面作业的目的是全面、客观和科学地对学习者进行评价与指导，科学的非书面作业评价体系是其重要的支持条件。非书面作业评价理念的变化要求评价的技术和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16]。

第一，建构多元非书面作业评价主体的协同评价机制。数字化赋能非书面作业的评价主体除了教师、学生和家长，智能化的非书面作业系统也是评价的重要主体，但各个评价主体的侧重点不同。第二，注重多种非书面作业评价方法的协同使用。需要科学地对多种非书面作业评价方法的使用进行设计，使其相互补充，形成客观、全面的数据网络。第三，保证多标准非书面作业评价结果的科学使用。非书面作业评价结果既可以作用于教师，使教师基于非书面作业情况了解学情和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又可以作用于学生，使其了解自己在学习活动中的优势与不足。同时，基于非书面作业评价结果为学生提出适切的学习建议，供学生在后续的学习中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2021-07-2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2026-06-12.
- [2]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 教办〔2025〕3号.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2025-04-15.

-
- [3]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教科信〔2026〕1号.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604/t20260410_1433240.html, 2026-04-02.
- [4] 杨洁. 教育数字化赋能下智慧课堂增值评价体系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22): 47-49.
- [5] 郑永和, 王一岩. 数字教育论纲: 内涵、样态与图景[J]. 远程教育杂志, 2025, 43(1): 3-10.
- [6] 毛齐明. “双减”背景下学生的非书面作业: 功能、取向与类型[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12): 81-85.
- [7] 李海峰, 王炜.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生作业设计与评价[J]. 开放教育研究, 2023, 29(3): 31-39.
- [8]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EB/OL]. 教基〔2018〕26号.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content_5443914.htm, 2018-12-28.
- [9] 刘辉, 李德显. 谁可以是作业评价主体——兼论人工智能时代作业评价之变革路径[J]. 当代教育科学, 2021(9): 74-79.
- [10] 郑小军, 许程莹.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破解作业人工智能化: 理念、策略、案例及启示[J].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19(3): 21-27.
- [11] 刘辉, 申国昌. 中小学作业数字化转型: 价值、困境及破解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 2024, 44(2): 89-96.
- [12] 吕晓希.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低年段非书面作业设计与评价策略[J]. 语文建设, 2025(14): 74-77.
- [13] 陈云龙, 孔娜.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挑战与建议[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4): 25-31.
- [14] 毋丹丹, 黄爱华.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作业设计的五个关键[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42(6): 98-103.
- [15] 祝智庭, 胡姣.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1): 5-15.
- [16] 袁振国. 教育数字化转型: 转什么, 怎么转[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3): 1-11.